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俄】特鲁谢维奇 著
徐东辉 谭萍 译
陈开科 审校

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

The Pre-19th Century
Russia-China
Diplomatic and Trade Relations

【俄】特鲁谢维奇 著 徐东辉 谭萍 译 陈开科 审校

十九世纪前的俄中 外交及贸易关系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俄)特鲁谢维奇著,
徐东辉、谭萍译,陈开科审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80761-369-5

I. 1... II. ①特... ②徐... ③谭... III. 中俄
关系—双边贸易—商业史—17~18世纪 IV. F752.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937 号

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

作 者:(俄)特鲁谢维奇著,徐东辉、谭萍译,陈开科审校

责任编辑:胡宝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375

字数:260千字

印数:1—3,000

ISBN 978-7-80761-369-5/K·295

定价:28.00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ПОСОЛЬСКІЯ
и
ТОРГОВЫЯ СНОШЕНІЯ
РОССІИ СЪ КИТАЕМЪ
(до XIX вѣка).

Соч. Х. Трусовича.



МОСКВА.
Изданіе Г. Яковлева у Яковлева, Л. Чупачева и д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ъ.
1882.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

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与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代 序

由于政治的、地缘的以及商业的种种原因,俄国学术界历来比较重视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早在 1755 年,历史学家、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 Г. Ф. 米勒(Миллер Г. Ф.)院士就曾发表《最初赴中国旅游和出使中国的俄国人》^①等文章,揭开了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序幕。到 19 世纪,俄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热潮。从资料发掘来说,有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的史学家 Н. Н. 班蒂什—卡缅斯基(Бантыш — Каменский Н. Н.)整理、编辑并于 1882 年获准出版的《1619—1792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②。该书以俄国外务委员会档案为基础,对 17、18 世纪的俄中两国通使、通商的外交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为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学术研究而言,从 19 世纪初叶起,俄国史学家们对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科尔萨克(Корсак А.)于 1857 年出版的

① Миллер Г. Ф. , О перв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и посольствах в Китай //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5. Июль;

② Бантыш — 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 1619 по 1792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俄中通商统计概览》^①、特鲁谢维奇于 1882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②。关于这两种著作,俄国史学家洛耶夫斯基(Лоевский Д. О.)曾如此评述:“特鲁谢维奇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他是革命前首位分析、比较了某些货物的价格及其运输资料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弥补了于 19 世纪中叶问世的科尔萨克的《俄中通商统计概览》一书的不足”^③。可见,俄国学界对特鲁谢维奇的这部著作是非常推重的。

由于资料缺失,特鲁谢维奇(1854—?, Трусевич Христофор Иванович)的生平我们不太清楚。虽然有人称其为“史学家”或“俄中关系史专家”^④,但他并没有多少相关作品传世。查斯卡奇科夫(Скачков П. Е.)的《中国书目》,也仅仅录载其《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一种著作^⑤。据记载,该书于 1882 年 1 月份出版后,6 月份即出现两种书评^⑥。其中一篇署名“П. У.”的评论人介绍:“该书为史学专著,经由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许可出版,属于自选或指定选题的学位论文。”^⑦如此看来,特鲁谢维奇可能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嗣后,他曾致力于研究俄中关系。接着,这位评论员还介绍:“特鲁谢维奇获得了当时莫斯科

① Корсак А. , Историко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② Трусевич Х. ,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 М. , 1882.

③ Д. О. Лоевский ,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I в.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Документ. Архи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б. науч. тр. Вып. 5.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 – 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279 с.

④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г.), М. 1974г. ,56с.

⑤ П. Е. Скачко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1960г. 188с.

⑥ Рец. : П. У.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 Июнь 1882г. 672 – 674с. ; К. . ,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882г. ,6, отд. 2, 6 – 7с.

⑦ П. У.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Июнь 1882г. 672с.

俄罗斯帝国外交部档案馆领导人比尤列尔(Бюлер)男爵的许可,可以阅读外交部档案馆主档所收藏的有关中国、蒙古事务的档案。这些中国、蒙古事务的档案使作者的历史研究立足于十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而正是这点使该书在史学界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由此可知,所有的分析和结论都立足于原始档案材料是特鲁谢维奇这部著作的最主要的学术特点。

从内容上看,特鲁谢维奇的《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共分十章:俄中外交关系的开端、俄中外交关系的历史、通往中国之路——路况及运费、官方贸易及其贸易商品、官家商队体制的益处和弊端、私商贸易—总交易额的变化、贸易商品的历史、俄中贸易价格史、俄中贸易的有利之处、阻碍俄中贸易发展的因素。虽然所涉问题较多,但性质上却不外乎两类:即俄中外交、贸易关系。就学科内容而论,早期中俄关系史略可分为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3块,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最初相当长时期内(19世纪前)乃是外交与贸易。因此,特鲁谢维奇的这部著作相当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19世纪前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发展脉络,对我们建设早期中俄关系史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论述这些问题时,独辟蹊径,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对后人的研究很有启发。

首先,特鲁谢维奇于俄中外交关系的开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成一家之言。众所周知,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导致俄国史学界对俄中外交关系的开端观点纷呈。综合来说,主要有3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俄中外交关系肇端于1567年,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俄国德高望重的贵族史学家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 Н. М., 1766—1826)。他在自己所著的《俄罗斯国家史》中,首次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在1567年,两位哥萨克头领伊万·彼得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布纳纳什·亚雷切夫(Буранаш Ялычёв)奉命“随带致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家和民族的统治者的充满友情的信件,经西伯利亚南下”,最后到达中国的北京。由于他

他们没有携带贡品,所以,未能见到中国皇帝。事后,他们曾经写有充满传奇色彩的《见闻记》^①。卡拉姆津的看法得到了晚近许多俄中关系专家如科尔萨克^②、屈纳(Кюнер Н. В.)^③、加恩^④等人的赞同。但卡拉姆津的观点却遭到特鲁谢维奇的反驳,针锋相对,形成了第二种观点。特鲁谢维奇认为,恰恰相反,1567年“彼得罗夫使

①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 9. М. 2001 г. 477 с. 需要说明的是,前苏联学者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叙述卡拉姆津的观点时,肯定卡拉姆津曾经说过一段很关键的话:“сей Петлин, вероятно, не бывал в Китае, а списал донесение атаманов Ивана Петрова и Буранаша Ялычёва, упомянув только вначале о первом, а в конце прибавив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себе”,并注明这段话引自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第9卷第241页(1821年版)(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 г.), М. 1974 г., 56 с.)。后来,洛耶夫斯基也曾引用这段话,不过只有前半截,且注明这段话来自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第9卷的注释,第148页(1842年版)(Д. О. Лоев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Документ. Архи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б. науч. тр. Вып. 5.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278 с.)。引文出处、内容均有些差别。由于本人曾长期留学俄罗斯,一度对俄国史产生兴趣,曾通读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据我所知,卡拉姆津谈及伊万·彼得罗夫和布纳纳什·亚雷切夫访问中国一事是在该书第9卷的第6章“1581—1584年,征服西伯利亚的开始”。但是,查遍正文和注释,都没有发现卡拉姆津所写的这段话,甚至整部著作中也根本未提到过佩特林这个人名。因为我所拥有的《俄罗斯国家史》是2001年版,是否该版省略了这段话或注释?或者卡拉姆津根本就没写过这段话?在没有查阅到1821年、1842年版《俄罗斯国家史》之前,姑且存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段话对说明卡拉姆津本人的观点非常关键。

② Корсак А.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г. 6 с.

③ Кюнер Н. В.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Дальним Востоком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дома Романовы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3 г.

④ (法)葛斯顿·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页。

团没有去过中国”，去过中国的是 1618 年的佩特林(Петлин)使团。所谓《见闻记》也是佩特林所写，而非彼得罗夫所写。为此，他提出了三条理由：“首先，在外交部外交事务档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蒙古案卷，都没有任何关于彼得罗夫的记载，但却有佩特林的出使报告。其次，当伊凡对一些更近、更感兴趣的地区即便如失必儿汗国、布哈拉等还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时，他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中国呢？第三，无论是彼得罗夫，还是佩特林，都是从后贝加尔地区开始自己的描述的。对于后者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贝加尔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期已经属于俄国，并且已为他们所熟悉。虽然 16 世纪中叶时，罗斯对这些国家还一无所知，但是彼得罗夫在谈及遥远的中国的同时，却只字未提那些位于尤哥尔(或者称乌拉尔山)和贝加尔之间的国家，这不令人感到奇怪吗？”^①特鲁谢维奇的观点得到了著名俄国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И.)^②的赞同。特别是著名俄中关系专家米亚斯尼科夫(Мясников В. С.)、杰米多娃(Демидова Н. Ф.)^③在档案馆发现有关佩特林使团出使中国的相关文件后，这种说法遂在史学界占上风。但是，在著名俄中关系专家斯拉德科夫斯基(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看来，无论是卡拉姆津，还是特鲁谢维奇，两种看法都有可取之处，又都有所偏颇。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斯拉德科夫斯基提出了第三种看法，认为特鲁谢维奇所认定的事实即 1618 年佩特林出使中国是完全真实的，但同时也认为，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不能因此就否定卡拉姆津所主张的彼得罗夫使团于

① Трусевич Х. ,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 М. , 1882г. 2 с.

② 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И.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и Китай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азака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в 1618 году. СПб, 1914г.

③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См: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г. , №1; Демидова Н. Ф. ,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М. 1966г.

1567 年曾出使中国的事实^①。可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特鲁谢维奇有关俄中关系开端问题的观点虽然不能说已成定论,但足以成一家之言。概而论之,他的研究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钦服。其一是学术研究的勇气。因为在那个时代,卡拉姆津不但已经在史学界形成了权威,而且,他还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过从甚密,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权威,而年仅 28 岁的特鲁谢维奇,名不见经传,却能另立新说,足见其学术探索的勇气。其二是其学术研究的实证主义态度。他找了三条理由来否定卡拉姆津的观点,其中第一条就是认为其缺乏档案资料的支持。而他自己的观点到后来之所以得到发扬光大,靠的也正是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于俄罗斯国立古代文献档案馆中找到的两份相关原始文件^②。

其次,从全书的篇幅分量来看,特鲁谢维奇论述的重心乃在早期俄中贸易问题,其中也有许多亮点,至今仍不失学术参考意义。首先,其所涉及的问题比较独特。一般研究早期俄中贸易者,都主要集中论述俄中通商之路、官方商队贸易及私商贸易,尤其突出“恰克图贸易”,而特鲁谢维奇只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这些问题^③,也没有突出“恰克图贸易”,却用相当大的篇幅突出论述了早期俄中贸易的商品史、价格史。商品史主要讲述了俄中贸易过程中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及其变化的情况。据特鲁谢维奇研究,俄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料子、丝织品、丝、土布、棉布、大布、棉纸、茶叶、砂糖、冰糖、烟草、宝石、金、银、各种餐具(瓷制的、珐琅的、银制的、上漆的、玉制的)、果实和药材(当归、奎宁等)、大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г.), М. 1974г. ,57 – 61с.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См: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г. , №1, 147с.

③ 当然,特鲁谢维奇对俄中官方商队贸易及私商贸易的论述也很精彩,但是,这些问题几乎为所有俄中贸易的研究者所重视,前述科尔萨克的著作论述就很详尽,特鲁谢维奇的论述并未显示多少独特性。

黄、染料(墨汁、墨水、清漆和火漆等)等。其中,随着俄中贸易的不断发展,茶叶越来越重要,到19世纪中叶占了商品进口总额的90%以上^①;而俄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则有:毛皮(紫貂皮、狐皮、白鼬皮、松鼠皮、兔皮、海狸皮、水獭皮、海狗皮、狼獾皮、银鼠皮、猞猁皮、猫皮、艾鼬皮、麝鼯皮、羊皮)及其各类制品、羚羊角、呢绒、镜子、加工好的钻石、表、珊瑚和其他小商品。当然,毛皮一直是俄国出口的最主要的商品,18世纪末已占到对华出口总额的70%多^②。实际上,俄中贸易的这种进出口商品的特殊构成也直接注定了后来俄中贸易的命运。不过,特鲁谢维奇所提到的俄中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商品——奴隶,虽是一般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但就实际情形而言,这种奴隶贸易为俄罗斯商人所经营,且主要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目前还没有材料证实中国商人参与了这种罪恶贸易。至于价格史则主要讲述了俄中贸易所涉各类商品价格的变化轨迹。在特鲁谢维奇看来,商品的变化史影响商品的价格史,而勾勒出商品价格在贸易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对了解俄中贸易的本质是很有帮助的。从商品的构成以及商品价格的变化来谈俄中贸易的发展情况,是特鲁谢维奇俄中通商研究的新视角。

此外,特鲁谢维奇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俄中贸易对俄国的有利之处。他认为这种有利之处主要表现于6个方面,即:拓展了俄国的毛皮贸易市场、从中国进口了许多俄国人生活的必需品、刺激了俄国纺织业的发展、加快了俄国私人资本的周转、促进了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改善了俄国人民的福利等。事实确实如此,“18世纪后半叶俄中贸易交易额占俄国总贸易额的7%—9%,在对亚洲贸易中占据首位,达67.6%”,可以说,正是俄中贸易改变了俄国整个西伯利亚落后贫穷的面貌,于俄国当时稳固其对西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Китая с 90 - х годов X VII в. до 40 - х годов X IX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ю1978г. 93с.

②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 X VII и X VIII вв., Днепрпетровск, 1929г. 110с.

伯利亚的殖民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特鲁谢维奇仍然对俄中贸易的发展很不满意。因此,接下来,他又详细地分析了那些使俄中贸易不尽如人意的种种因素。他认为,影响俄中贸易正常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3个方面,即:“1. 契约当事人本身的素质;2. 贸易体制;3. 政府的行为”。其中,除了第一个因素的论述显得漫无边际、时存偏见以外,其他两方面因素的论述都很有见地。他认为,俄中两国商品的不对称严重地影响了俄中贸易的发展规模。一方面,中国的商品大部分是宝石、丝绸等奢侈品,后来则变成茶叶等可再生性的加工成品,不但属自产商品,且易于保存;而俄国商品则品种稀少,许多商品并非自产,尤其是主要出口商品毛皮,不但再生困难,且难于贮存。从贸易体制来说,俄国的贸易体制非常混乱,而中国的贸易体制则非常严谨;俄国商人多各自为政,而中国商人善于团结;尤其俄中贸易“易货贸易”的原始操作方式,更是大大阻碍了俄中贸易的发展。当然,在特鲁谢维奇看来,俄中贸易的最大灾难还在于俄中两国政府对贸易的种种刁难、限制和垄断,俄国政府全然无视西伯利亚商路的整修,俄中两国政府将俄中贸易局限于恰克图这个自然条件非常差的地点,大量商品要么列为禁品、要么实行官营垄断,双重性的海关税收政策,中国政府把贸易作为对外政策的手段等等,都严重影响了俄中贸易的顺利发展。这些看法,都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理所当然,特鲁谢维奇的这部著作和俄罗斯俄中关系学界其他严肃的科学著作一样,都不免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以批判。综合来看,这些不足之处,主要有如下表现:

首先,作者的部分学术观点值得商榷。比如,他曾下过结论,在17世纪50年代前:“无论是蒙古人、布哈拉人,还是熟悉中国的其他民族都不曾将中国商品运到”俄国,可事实上“中国的丝织品、锦缎等货物早在10世纪就已经由中亚商人传入俄国,到了13、

14 世纪,这些商品再次风行于俄国各大城市。”^①而且,有资料表明,17 世纪 50 年代以前,在俄属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就出现了很多由布哈拉商人运至的中国货物^②。此外,他一面论证俄中贸易对俄国有利,但又不顾历史事实,毫无根据地下结论:“(俄中)贸易对中国人比对俄国人更有利可图。”^③可历史事实证明,尽管俄中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带动了中国蒙古、山西乃至南方广大产茶地区如福建等地的经济发展^④,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清王朝固守已落后于时代大势的“天朝体制”,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政策,对俄中贸易并不重视,因而,俄中贸易虽然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经贸的发展,但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种贸易的意义远远大于中国。与中国情况不同,俄国早在 17 世纪,重商主义理论就已发展成熟^⑤,18 世纪末,俄国社会曾就贵族是否应该经商进行了一场社会讨论,最终结果是赞同贵族经商,当时的俄国贵族普遍认为:“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条幸福之路,那么,我们还可以经商,这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г.), М. 1974г., 43с.

② Вилков О. Н.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на Тобольском рынке в X VII 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8г. 111с.

③ 关于特鲁谢维奇的这种看法,后世的研究者已广证其非。参见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г.), М. 1974г., 170 – 176с.; 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2—59 页。

④ 值得注意的是,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正是俄方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单方面控制了对华贸易,抑制了华商的生计,导致华商的悲惨命运。据历史资料记载,从同治年间开始,由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俄商开始直接进入中国境内贸易,已经出现华商生计日渐艰难的情况:“现在西商既已困极,北商之利,复被俄人所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8,中华书局,2008 年)到光绪、宣统年间,随着俄商大量涌入中国直接经商,特别是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华商终于气息奄奄,俄商独得其利。(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 年)

⑤ См.: И. Т. Посошков “Книга о скудости и богатстве”. М., 1911г.

是一本万利的事业。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这样赚来的钱是谁也无可非议的”^①。由于俄国社会的普遍重商气氛,因此,在俄中贸易中,俄国政府始终积极推动,并占尽其利。尤其到19世纪初,俄国由于一度参与法国大陆封锁政策而使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时,俄中贸易对俄国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嘉庆十年(1805年)俄国戈洛夫金(Ю. А. Головкин)使团出使中国,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进一步扩大俄中贸易^②。到19世纪40年代,俄中恰克图贸易就已经成了沙俄财政收入的支柱之一:“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财富的宝贵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③由此可见,与作者的看法恰恰相反,早期俄中贸易对俄国比对中国更有利。当然,作者也曾利用俄文资料证明,俄国政府对贸易的种种限制是造成“贸易对中国人比对俄国人更有利可图”的主要因素,但至少从学术逻辑上,作者应该利用中文资料来描述贸易是如何对中国更有利的,然而,我们从作者的著作中却看不到这点。当然,作者之所以如此违背历史事实,强调俄中贸易对中国更有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要说明,在早期俄中关系史上俄国的对华外交、商贸行为都有利于中国,从而证明俄国对中国的一贯友谊,而掩盖俄国对中国的一贯侵略。而且,这种学术逻辑一直是大部分俄国史家在俄中关系史上所一贯坚持的逻辑。

此外,作者在著作中多处论述俄中两个民族的商业品格,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偏见。作者认为俄国商人的品格与中国商人的品格之间是“谦让、温和与粗鲁、无礼、时而卑鄙的态度相对立;朴实简单与妄自尊大、傲慢、虚伪、多疑的对立;性格自由与表面谦虚的对立;理智的头脑与灵活、狡猾、随机应变的头脑的对立;目光粗浅

① C. Б. 奥孔:《俄美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② См: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803 - 1807.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5.

③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36页。